

现代青年



文学大师张恨水的青年励志小说
完整解读现代青年面临的
诱惑和困顿

张恨水小说经典

张恨水第9部被改编成电视剧的文学作品

由本书改编的央视大戏《梦幻天堂》即将推出

台湾人气偶像明道、新晋『谋女郎』李曼

联袂出演

张恨水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恨水小说经典

现代青年



張恨水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青年/张恨水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 10

(张恨水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613-4083-7

I. 现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5968 号

图书代号: SK7N1001

现代青年

著 者: 张恨水

特约编辑: 伍 志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封面设计: 思想王社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姜利锐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335 千字

印 张: 23

版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13-4083-7

定 价: 26.80 元



|| 作者自序 ||

吾作品中，以青年读书不成为主题者，除此篇外，尚有一《似水流年》。《似水流年》该部已为电影公司稍改其情节，播于银幕。公映之第一日，余运客上海，曾拨冗往观。当映至一青年于其爱人前，不认老农为父时，座后有客喟然曰：此非虚想，吾乡实有类此之事。余闻之，心窃慰，以余所描写，幸尚未超过事实也。《现代青年》一书，予不敢谓佳，然下笔时，不敢超出社会实况，则较之作《似水流年》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读者而疑吾言，则在青年驰逐之场，稍加研究，必可发现不少之西装革履，皆父母血汗之资所易也，吾人极不赞成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之旧观念。但见若干青年，耗其父兄血汗挣来之钱，如泥沙掷去，劳逸相悬，亦良为不平。而此等人则尚高谈主义，以现代青年自命。然则所谓不现代者，其程度又当如何乎？作小说者，理不应自置批评于书中。故余亦唯有出之以叹息之态，而名此书曰《现代青年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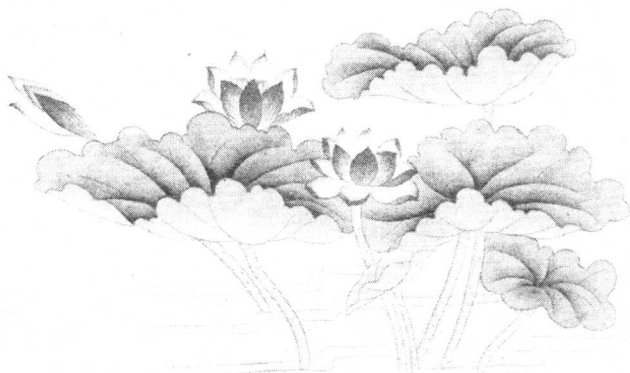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廿七日张恨水序于上海新亚二楼



|| 目 录 ||

作者自序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此日难忘教儿半夜起 | 良辰不再展画少年看 | 001 |
| 第二回 | 小试天才牵牛联旧句 | 高谈人事移榻受新知 | 010 |
| 第三回 | 骨肉见天真相依为命 | 稻粱谋晚计刻苦经年 | 019 |
| 第四回 | 两小无猜寄居增友爱 | 一介不取弃产绝乡情 | 029 |
| 第五回 | 一车行李含泪别故园 | 数件乡仪赧颜探巨室 | 038 |
| 第六回 | 豪仆夸家世名姝特宠 | 新邻来陋巷老媪垂怜 | 047 |
| 第七回 | 频唤哥哥相亲如手足 | 辛劳夜夜发奋愧须眉 | 057 |
| 第八回 | 含笑订良缘衣裳定礼 | 怀忧沾恶疾汤药劳心 | 067 |
| 第九回 | 病榻感私恩掏肠细语 | 江头系别绪忍泪偷弹 | 078 |
| 第十回 | 隔室听南音他乡遇艳 | 故宫看国宝御道联踪 | 088 |





- 第十一回 品茗传神殷勤迷座客 读书怯试慷慨说名姝 096
- 第十二回 舐犊情深访速度永夜 牵衣泪尽踟躅上归车 108
- 第十三回 遗帕散相思似存深意 闭门作闲话遽启激嫌 119
- 第十四回 年少怎忘情终随艳迹 交深为泄愤自发狂言 129
- 第十五回 冷眼未能逃传书逐客 热心终不改闭户留宾 139
- 第十六回 深入迷途受金迁客寓 忽生悟境侧耳听书声 149
- 第十七回 索影作甘言再施妙腕 赠衣惊厚宠更溺情波 158
- 第十八回 甘伏雌威背师铸大错 真同儿戏负气订新盟 168
- 第十九回 服敌挟却来高宣约指 伤心连夜梦暗毁家书 177
- 第二十回 意外周全还珠舍爱婿 醉中慷慨奋臂谒封翁 189
- 第二十一回 一电激啼痕登门问罪 满城传笑柄闭户逃名 199
- 第二十二回 接木移花突来和事老 焦头烂额重伍弄潮儿 210
- 第二十三回 捉月拿云蹊踪追旧友 钩心斗角易帜激娇娃 220

- 第二十四回 踌躇带羞来坠欢可拾 牺牲垂泣道缺憾难填 219
- 第二十五回 别具阴谋暗布迷魂阵 各存退步难抛赤子心 239
- 第二十六回 想念未全变两番破产 悲风何足惧千里寻儿 250
- 第二十七回 客店病身孤思儿肠断 倡家秋夜短结伴情豪 261
- 第二十八回 恩怨不分解囊救病叟 聪明尽塞膝篋背情人 271
- 第二十九回 约指借来计成人忽遁 纤腰舞倦梦醒客何归 281
- 第三十回 欲死未能挺身谈奋斗 求生乏术访客作狂游 291
- 第三十一回 一客登堂牧童堪作范 三餐断火名士更无家 301
- 第三十二回 纸上见凶音客窗陪泪 夜阑作小贩雪巷惊寒 312
- 第三十三回 无路忍归来几番生死 弥留依老弱半夜凄凉 322
- 第三十四回 合作变空言又成逐客 相逢忘旧怨好是明星 331
- 第三十五回 嫁婿为风流屈成伉俪 见娘猜疑索当做偷儿 342
- 第三十六回 事白各断肠生离死别 病痊一哭墓地老天荒 352



第一回

此日难忘教儿半夜起 良辰不再展画少年看

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晚上，三四点钟的时候，我们书中主要人物的一个，正在磨豆腐。那时天上的星斗，现着疏落零乱的样子，风在半空里经过，便有一些清凉的意味。街上是一点声音没有，隐隐惨白的路灯，在电灯柱上立着，映出这人家的屋檐，黑沉沉的，格外地不齐整。因为街上的情形是这样，所以屋子里头的磨豆腐声：兀突，兀突……一声声响到街上来。屋子里是个豆腐作坊，伛偻的屋子，露出几根横梁。檐席下垂着一个圆的篾架子，上面晾着百叶；柱子上挑出许多小竹棍子，棍子上挂着半圆形的豆腐旗子，好像给这屋子装点出豆腐特色来。四周除悬着豆腐旗外，其余是豆浆缸，豆干架子，磨子，烧豆浆的矮灶，大缸，小桶，以至于烧灶的茅草，把这个很小的屋子，塞得一点空隙地方都没有。屋子柱上挂了一盏煤油灯，灯头上冒出一支黑焰，在空中摇摇不定。满屋子里，只有一种昏黄的光，照见人影子模糊不清。这磨子边有个五十上下的老人，将磨子下盛着的一木盆豆渣，倒在矮灶上一个滤浆的布袋里，要开始做那筛浆的工作了。灶门口的茅草上，坐着一个青年秃子，灶里的火光，照着他通红的脸，圆顶上，稀疏的黄发，光光的额角，半开不闭的眼睛。他手上捧了一束茅草，只管向灶口里塞着，不时地头向前点动着，在那里打盹。老人道：“小四子！你今天又没有睡够吗？”小四子突然头向上一伸，睁开眼道：“水烧开了吗？”老人道：“水是没有烧开，柴快烧完了。年轻人这样打不起精神来，怎样混到饭吃！时候不早了，去把小老板叫起来吧。”小四子道：“天还没有亮啦。小老板叫得



起来吗？这么早，把他叫起来做什么？”老人将蓝褂子的大襟掀起一片，擦了一擦额头上的汗珠，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今天是你小老板初中行毕业典礼的日子，天亮就要去，早点把他叫起来，让他洗洗脸，吃些点心，舒舒服服的，让他上学去。”说时，摸了胡须道：“我挣到今日，很是不容易。”说着，用手互相搓起来，嘻嘻地望着小四子。于是小四子放下了火箱，向店房后面去了。这个老儿，站在一条踏脚上，两手扶了滤布，向左右周折地筛着，将豆浆筛到那水锅里去。他听到豆浆轰轰隆隆落到水锅里去的声音，好像都很有力量，像在那里庆祝着他事业的成功。那滤布袋的十字木架子上，墨笔写着“周世良记”。他望了那字，一个人自言自语地道：“我周世良倾家荡产，抚养儿子，儿子居然考了第一，得有今日，也不枉费这番苦心了。”他如此想着，精神大为振奋，两手摇着滤布，更是得劲。约莫有十分钟的工夫，小四子将小老板周计春叫来了。他穿了黄帆布的短脚裤子，上身套了翻领短袖子衬衫，露出白中带红的皮肤来。他头上短黑的头发半蓬乱着，两手一阵向后抄着头发，还连连地打了几个呵欠，表示出他蒙眬未全醒的神气来。周世良放下了滤袋，迎上前来，笑道：“孩子，你已经睡够了吗？”计春伸了一个懒腰，笑道：“醒是没有醒过来，可是我不起来，你还会叫我的。嘿！豆腐浆没有开锅，还早着啦。”世良道：“小四子！你来筛浆，我有点事去。计春！你洗脸漱口吧。”说着，他走进屋子里去了。一会子工夫，他手上提了一个白布包袱出来，将它放在账桌上打开，一双漆黑光亮的皮鞋，一双干净平整的细纱袜子，一套白如雪的制服，一样一样地举了起来，笑着向计春道：“昨天一天，我就全给你办好了。”计春接着衣服，先看了一看，周围四转打量了一遍，简直没有可以放下的地方，依然放到账桌上来。世良道：“新东西，不要没有到学校里去，就弄脏了。”正说着，远远地听到“喔喔喔”鸡叫了几声。接着门外咚咚咚有小车轮滚着石板声。世良道：“推菜的车子，已经上市了，去换上衣服吧。”计春将衣服包起，依然到后面卧房里去。世良回头一看，锅里的豆浆已经沸了，拖过木桶来靠住了矮灶，将大木勺舀了豆浆，向木桶里倾下去。那豆浆的热气，哄哄地向上蒸着。世良卷了蓝布褂子的大袖，两手臂上的肉筋，条条地向上鼓了起来。他口里嘘着风吹那豆浆的热气，还不住地唱着不成板眼的皮簧：“我本当，不打鱼，家中闲坐。无

奈我，家贫穷，无计奈何！清晨起，开柴扉……”“干爹！豆腐浆得了吗？”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，用手扶了店房后的院门，向这淡黄色的灯光里面望着。世良手扶了木桶，伸着手道：“拿碗来，我和你舀上一碗吧。菊芬！你妈起来了吗？”菊芬道：“妈起来了，她不喝豆浆。”世良将豆浆连续地舀完了，找了一个箩筐，将浆桶盖上，便开了一扇店门。在屋檐下向天空上看了看，东方有些鱼肚色，头顶心的星斗，只剩几个杯子口大的大星了。世良走进屋来，向菊芬道：“你不喝豆浆，问豆浆开不开做什么？”菊芬道：“若是没有开，我来烧火，让小四子筛浆，你好料理着计春哥上学。”世良望了她笑着，摸了胡子道：“你计春哥毕业，连你也起了劲，你现在知道读书上学，是一件好事吧！”菊芬嘴里衔了个指头，靠了门道：“下半年平民小学毕业了，我也进中学去。我妈说，她给我攒了几十块钱了。干爹！你也帮我一点忙吧。”世良道：“你计春哥说是下学期要到南京进高中去了，这不定一年要花多少钱，我还帮得起你的忙吗？只要你计春哥把书念成了功，我们都好了。瞧瞧去，你哥哥衣服换好了吗？”菊芬走到他面前一弯腰，将他的青布裤脚子牵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干爹这裤脚上破了这样一个大窟窿，怎么也不脱下来补一补？”世良笑道：“我一个磨豆腐的人，整天身上水淋淋的，穿得那样好做什么？”正说到这里，皮鞋囊囊作响，计春走了出来，见了父亲，缩住脚一立正，两手扯着衣襟，说道：“我这身衣服，真合身材，可是下半年我不在这学校里念书，这身衣服恐怕不能穿。”世良道：“不能当制服穿，平常当便衣穿；还有什么不行吗？只要你好好地念书，多穿我两件衣服，那倒不要紧。”计春又掉转身来，向菊芬道：“你看，这比我那套旧制服要好得多吧。今天下午，我们一路去游菱湖公园去。”菊芬跳了一跳，笑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世良道：“菊芬！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刚才你还说，要干爹帮你的忙，好让你去念书；现在听到哥哥说要去游公园，你马上就起劲，这是读书人的样子吗？”菊芬反转左手去掏了辫梢，只管在右手心里转着打圈圈，微微地向世良笑着。世良道：“你穿了这衣服，让倪干妈去看看。”计春道：“这样早，干妈怕还没有起来吧！”菊芬笑道：“我妈早起来了，在做东西给你吃呢。”世良笑道：“你看，倪干妈都在做东西给你吃了，你若是没有起来，怎样对得住人呢？”菊芬拉着计春的手道：“去吧，我妈等着你呢。干爹！你等一会儿再来点豆浆的卤，

一路去。”世良道：“我不去，我不饿。”计春整了一整衣襟，也笑道：“干妈有吃的呢。你磨了一早的豆腐，还吃不下去一点吗？”世良看看儿子穿了这一身新制服，头发又是梳得溜光的，在捆腰的板带上，取下了旱烟袋衔在嘴里，笑嘻嘻地装了一袋烟抽着，望了计春和菊芬并肩站的样子，说不出来有一种怎样的高兴。他口里衔了烟嘴子道：“好吧，我转老还童，跟着你们后面也来玩一个吧。”于是三个人推开店房后院门，到菊芬家里来。菊芬的母亲倪洪氏，是个女鞋匠，就在这后院三间披屋里住着。每日在鞋子店里，接几双鞋帮子回来做做。她和世良，是个来回账，菊芬拜世良做干爹，计春又拜倪洪氏做干娘。他们一走到后院，便见倪家正中供祖先的屋子里，在正中桌上，点了一对小小的红蜡烛。走进去看时，有两个大瓷盘子，一盘子装着糯米糕，一盘子装着粽子，都是热气腾腾的。洪氏听到他们来了，早捧了一把瓷壶出来，笑道：“周老板也来了，不来，我还要去请你呢。菊芬！你把抽屉里那一把筷子和一碟白糖拿出来。”菊芬答应着，拿了放在桌上。那碟子白糖上面，还放了十来根红丝。世良看了，不住地点头，向计春道：“你不要辜负了你干妈这番苦心。你看这白糖上放了红丝，还取个吉利意思呢。”洪氏斟了两杯茶，让他爷儿俩坐着，把粽子和糯米糕移了过来。计春笑道：“这一早东西都预备好了，多谢干娘费心。天还没有亮，你先吃两个粽子吧。”洪氏一伸手，就拿了一个粽子，将粽箬剥了，用筷子夹了蘸好了糖，然后送到计春面前来，笑道：“恭喜你今天毕业，不要忘了高中，高中，粽子总是要吃一个的。这是好口气，以后你还要高中呢。”计春接了粽子吃着，笑道：“干娘还是这种旧脑筋，以为读书的人，都是像从前三考一样，赶考中状元。我和爹爹早说好了，高中毕业以后，我就去学工……”洪氏道：“哟！要学工，为什么还费那样大的事，在学堂学许多年，家里花许多钱呢？想学哪样，到哪一行去学三年徒就是了。”计春道：“我若是愿当一个木匠，或者愿当一个裁缝，自然用不了费这样大的事。不过我的意思，是想当个造机器的工程师。中国现在最缺少的是这项人才。”洪氏笑道：“做机器倒是一项发财的事情，但是就怕抢洋鬼子的生意不过，还是毕了业混个差使当，大家都风光些。”计春笑道：“和你们这些没受过教育的老太太说话，真没有办法。”世良手上又拿了一块糯米糕，蘸了一些白糖，塞在嘴里吃着，笑道：“我

要去点卤了。再不去，豆浆就冷了。”说毕，就向外走。走到院子里，向屋子里叫道：“天快亮了，计春！快上学去吧。”计春向门外看时，果然天上已经现了灰色。他就拿了一块糯米糕，向外走来。菊芬在后面跟着，悄悄地问道：“计春哥！今天下午，你是带我去游公园吗？”计春道：“你到我屋子里去，我慢慢地告诉你。”他说着，向屋子里走，将一顶帽子，交给菊芬道：“你给我戴上。”于是坐在凳子上，等菊芬来戴。菊芬低声笑道：“我手上有糖有蜜吗？为什么要我戴帽子？”计春道：“这个时候，外面没有光亮放进来。灯下照镜子又看不见，所以要你给我戴上，免得戴歪了。”菊芬道：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我就给你戴上吧。”于是两手捧了帽子，给他端端正正地戴上。计春突然握住了她的一只手道：“今天吃糕吃粽子都有意思的。祖宗位前点了一对红蜡烛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菊芬道：“那有什么不懂的？不过是要红红火火罢了。”计春道：“我看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猜是什么意思？点红蜡烛……”菊芬将手一抽道：“要不是你今天去行毕业礼，我就要说出不好的来了，你这个人越学越坏了。”说毕，向计春丢了一个眼色，掉转身来，就跑走了。计春笑道：“你只管跑，下午我不带你出去玩。”说着，整了一整衣服，走了出来。这时天色已经灰亮了，天上没有了星斗。豆腐店前的几块铺板都取下了。世良摆了一块板子，坐在店门口，板子上叠了一叠布。他用铜勺子，在豆腐桶里舀起豆腐来，用布块继续包豆干。你看他两只袖子高高卷起，十个指头叠着布块，十分地快，一折两折，就包成一块豆干的雏形。那豆腐的汁水，由板子向下流着，流到门口的石沟里去，溅了不少的泥点，到他赤脚上去，他都不理会。他又继续在那里唱不成板眼的皮簧：“这才是，有子不教，父之过；教子不严，师之惰！……”他看见计春走了出来，就向他笑着：“哟！孩子！你上学去了？”门口有两个赶早市买豆浆吃的，世良就指着计春，告诉他们道：“你看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今年十七岁，在省立模范中学初中班，考第一毕业了。你们看我周老头子不出息吧？我还有一个儿子呢。”他看到计春遥遥而去，眼望了儿子的后影，只管微笑。计春见父亲如此得意，也是很欢喜，穿了那双新皮鞋，走着石板路囊囊作响。正走着，身后噼噼扑扑一阵脚步声，回头看时，却是菊芬跑了来。便停了脚笑问道：“你跑来做什么？你不是不理我就跑走了吗？”菊芬笑道：“谁叫你不老

老实实在的呢。”计春笑道：“我还不会老实的，你不要跟着后面来。”菊芬撅了嘴道：“人家规规矩矩地来和你说话，你还是这样顽皮。”计春道：“什么规规矩矩的事？你不开口，我就知道你为什么来着？你不是问我下午不到公园去吗？”菊芬微笑道：“你若是不肯带我去，我就不去。”计春笑道：“你以后不躲我了吗？”菊芬撅了嘴一扭身子道：“你老是这个样子，我不和你说话了。”说毕，匆匆地就向回家的路上走。走了许远，回转头来，向计春看了一眼，跟着又走开了。计春本来是高兴的，看了菊芬对他这番情形，格外地高兴，笑嘻嘻地走到学校里来了。他们的校长冯子云，是个提倡早起的人，平常已经是要学生早起，遇到了有什么庆典，他就特别地要人起早。所以今天这个初中毕业盛典，他又事先向学生预告：今天非特别加早不可。当周计春走到学校里来的时候，正好顶头遇到了校长。他笑着向他道：“周计春，你是考毕业考试的第一人，怎么你到校的时候，却推到了第二三十名？这可有些美中不足呀！”计春是个自负勤快的学生，听了这话，心里着确实是不痛快。但是看看同班的学生，真到了有二三十名。这是一件事实，叫自己实在无法可以去分辩，只好红了脸，答应着一声是，自己就悄悄地走到同学里面去了。果然，今天一切都早。一线金黄色的太阳，刚刚照到院子里高墙上的时候，便已咣咣地打着上堂钟，开始举行毕业典礼了。学生都穿了整齐的制服，鱼贯上堂；堂上高叉着两面大旗，四周贴着一些红绿纸的标语；门窗上扎着松枝的花圈，平常一个每日看到的大礼堂，这便有些不同的景象了。只是有一项更为别致的：就是正面墙上，更添了几张人物图画，是一般学生所认为不可解的。学生教员们上了堂，照着一切仪式举行过了之后，校长坐在讲台上面喊了毕业生的名字，挨了次序，开始发给毕业文凭。当然，喊到的第一名，便是周计春。他由群座里站立起来，走到讲台面前去。他行了一个鞠躬礼，两手捧着，在校长手上接过文凭来。冯子云道：“周计春，你这次考第一，当然是你平常很用功；然而这不是根本原因，根本原因，可是为着你是个穷苦出身。你在书本上，当然知道世界上已经有不少的伟人，都是从穷苦里出身的。那么，你自己时时刻刻记着你是穷苦出身，时时刻刻记着要做一个伟人；你虽不必有什么大的成就，至少你不失为一个人类中的人。我很看得起你，在这墙上挂了几张图画，让大家看看，这

个意思是很深的。你瞧,是不是呢?”计春答应了一声是,再等校长的回话。冯子云道:“你坐回位子去,我有几句话和大家说。”计春坐回位子来,于是教职员席上,一一地喊着学生的名字,将文凭发散了。最后,由校长向大家训话道:“诸位,文凭发完了,可以宣告礼毕了。但是我还有几句话,要和大家说一说。你们不是看到这墙上挂的几张图画,很不明自意思所在吗?然而诸位必定相信,在今日忽然把这画张挂起来,决不能是毫无意思的。我可以告诉诸位,这是我们一个毕业同学的历史;现在我们可以把墙上挂的几张画,一张一张看了去。”大家听了校长的话,随着他手指的所在看去:这第一张,是画着一个小学校课室的窗,由墙上打开的窗户看了去,可以看到里面坐了许多小学生;在这窗户外面墙脚下,坐了一个蓬头赤脚的孩子,半侧了头,似乎静静地在听里面的书声。第二张,是一片水田;水田里有个老人,赶着一头牛在那里耕田,有一个小孩子,捧了一本书,坐在田边一棵树下看。第三张,是雪景;小学校门口,雪深数尺,一个老人,撑了一把伞,在大门外等着人的样子。第四张,是老人推了一小车子零碎东西在路上走,小孩子挑了一副担子跟着;又一个小孩子牵了牛向别条路上去,老人回头望着牛和后面一排人家,有依依不舍的样子。第五张,是老人在一盏油灯光下磨豆腐,那小孩子捧了一块石板,在灯光下用石笔习算术。第六张,没有人物,只是烟水苍茫,一幅很渺茫的画景。那校长将六张画一一指给同堂的学生看了,因问大家道:“诸位看了这六张画,有些明白吗?我想就是明白,也不知道所以然。现在我告诉诸位,这就是我们这次初中考试,考第一的周计春的历史。他自然是个有天才的学生,然而有天才,没有求学问的机会,也是枉然;有了天才,有了机会,自己不去努力,依然是枉然。他有了读书的天才,又得了一个贤明的父亲,竭力帮助他,于是他自己不能不努力,就有了今天。这一至五的五张画;便是实实在在的,描写他求学的过程。可是一个求深造的青年,在初中毕业,那正是登塔的人,进门口后,刚踏上第一层;以后由高中而大学,由大学而大学研究院,层次还多。他真正要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,以后要格外地努力。不过人的年岁大了,容易受外物的引诱。他以后是否能这样用功?我不得而知。而且读书越到后面,花钱越多,图画上那个老人,是否能承受这经济上的负担,也不得而知。

所以这第六张画，却是云水苍茫的一种情形了。在这段故事演过之后，诸位可以知道年轻人读书，应当如何去应付环境；又当知道年轻人有书读，是一种多大的幸福。你们不要辜负我这一番用心呀！”校长说毕，大家鼓起掌来。校长又道：“我很荣幸，今天看到诸位毕业，尤其是一个看牛孩子变做豆腐店小老板的人，考了第一。开会以后，我们有个聚餐会，我主张把这豆腐店的老板请了来，让他报告苦心苦力教儿子读书的经过。你们嫌不嫌他是一个豆腐店的老板，不肯同席？”学生们听说，就乱喊着肯同席，欢迎欢迎！还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道：“我们很佩服这个劳苦的老人。我和他是邻居，我知道他是很受累的。今天周计春毕业了，他累也受够了。我们后生，应给予他一种精神上的安慰，我主张学生推四个代表去欢迎他来。”这位学生一说，校长还没有表示可否，学生里面，早如雷似的，大家鼓起掌来。校长看到学生这番狂热，也不能加以拦阻，于是校长宣告礼成之后，学生们就推出了四个代表去欢迎周世良。到了在膳堂上开师生聚餐会的时候，这个单独的奇怪来宾，被四个学生代表引着入席了。这种聚餐会的席次，是列着七张方桌子，摆成个人字形。那最上一张桌子，是教职员，而教职员的首席，让给豆腐店老板了。当他走进膳堂来的时候，大家的目光，就都射到他的身上。只见他上身穿了一件蓝旧布褂子，既不长，又不短，却是齐平膝盖。下身穿了短脚裤，一双白的长统大布袜子，恰和长衣相接。他似乎知道这是一种典礼，还特地戴了一顶软胚麦草帽来；又知道是以脱帽为敬的，于是手上又把这顶焦黄色的软胚草帽拿着。不过他那瘦削的脸上，也不知是得意，或者是难为情，却烘托出一重若隐若现的红色来。校长冯子云是特别地优待，迎上前接过他手上的一顶麦草帽，将他请到首席上来坐着。周世良向教职员拱拱手，然后又向在座的大家拱拱手，这才坐下去。校长于是站起来道：“诸位！我们忝为知识分子，不能有阶级观念。但是不在我们知识分子里面的人，他知道这样卖苦力，这样让儿子去求知，这是可取的。然而像前二十年，父亲让儿子读书，以使儿子将来做官，家里发财，这是将来求利的办法，社会上并不需要这种人。至于这个卖苦力教儿子读书的人，他的目的，只是希望儿子做个工程师，这不是平常一个豆腐师的思想。我们知道中国正缺乏这种人才，这是一种为社会谋利益的举动，

这人值得崇拜。诸位！不用我说，你们知道这人是谁吧？”校长说毕，大家如雷似的鼓起掌来，于是许多人狂喊着：“请周老先生演说！”周世良的脸越发红了，只管摸了稀稀的长胡子，向四处告罪，说是不会演说。谦让了许久，还是校长出来折衷两可，叫周计春代表父亲演说几句，然而让周世良用谈话式的办法，一面吃饭，一面报告他教养儿子的经过。这才使大家赞成了。周计春先站起来演说道：“大家这样看得起我父子，我父子真是惭愧，以后更当努力。刚才校长说家父不是平常一个豆腐师，这不敢当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又在封建式的农村里长到了老，他怎样又会知道读书不是为了做官，而是教后生去谋人群社会的利益？归根起来，还要归功乡下的刘校长和这里的冯校长。因为这两位校长，肯和我父亲交朋友，教我父亲这样做，教我这样做；我现在代表家父答谢诸位，还向校长表示敬意。”于是他一鞠躬。绕了一个弯子，归功到校长身上。大家都鼓起掌来。周计春回了席。校长道：“我们不用客套，也不用多废话，耽误了吃饭的时间。西洋人吃饭，是喜欢奏乐的；中国人也有这样一个高雅的典故：‘读汉书下酒。’现在，我们请周老板慢慢地讲他教儿子读书的经过，大家静静听。这是一段实在的故事，这比音乐有趣，这比汉书高雅！大家都要听着，先敬周老板一杯。”于是校长首先端起杯子来，引着大家喝酒。周世良真不料一个豆腐店里的老板，今天这样出风头，心中只管是痛快，自己却不知如何是好。陪着大家喝过了一杯酒，他用手摸摸胡子，又比一比面前的筷子，却笑着向校长道：“我实在不会演说。”冯子云笑道：“你不会演说，你谈话总是会的。你只当屋子里并没有坐这些人，就只我一个，你慢慢地和我谈话就是了。”周世良到了这种情形之下，就是想不说也不可能，只得振作精神，和冯校长说着。他起先说时，很有些难为情的样子，到了后来，他说得多了，也就忘其所以然，滔滔地谈个不绝了。这下一回书起，便是周世良在酒席上报告他卖产教儿子读书，由乡村到城市来的经过。

第二回

小试天才牵牛联旧句 高谈人事移榻受新知

在六月中旬的时候，日子是正长。太阳正当着顶，天气只管热起来，只听着村子前后的知了虫喳喳地叫着，这便是暑天空气炎热的一种征象。在水田里的庄稼人，这时都感到了一种疲倦；有的单独睡在绿荫下，有的两三个人一处，坐在屋檐下的石板上，带打着盹，带抽烟说话。一个临水塘环立的庄子，周围绕着绿树，东南风由水塘的水面上吹了来，吹着水边的杨柳树条，仿佛瑟瑟有声，这更增加了正午的一种寂寞。但是在水塘的那岸，正好有一个三圣庙，庙里原来是一所经馆。这几年来，教经馆的秀才夫子，不能维持原状，把经馆散了，于是改了县立东乡第五小学。这个日子，还不曾放着暑假，学生同起同落地正念着功课。临着南面的高墙，开着窗子，迎风进来，窗子外是一株高入云霄的老冬青树，树阴下正有一片打稻场。冬青树已是有上百年的岁数了，它的老根，由地皮上拱了出来。在打稻场的一边，设着一条长的矮凳。这时树根上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他拱起两只膝盖，撑着两只手，托住了他的下巴，他一点响声也不发出。冬青树兜子上，丛生着许多幼年枝，枝上拴着一头牛，那牛低了头，站着不动；眼皮下垂，正像农人一般，想得着片刻的午睡；同时，它不住地回嚼着胃里反出来的草料，唧唧有声，打破了这小孩子身边的寂寞。约莫有半小时之久，这窗子里的书声，突然停止，接着又哄的一声，朝西的庙门开了。庙中孩子们，如潮水一般涌了出来，有几个学生，看到了这孩子，就笑着道：“小牛子，你又来偷听我们的书了。没有钱念书偷着听，不要脸！不要脸！”小牛子听了这